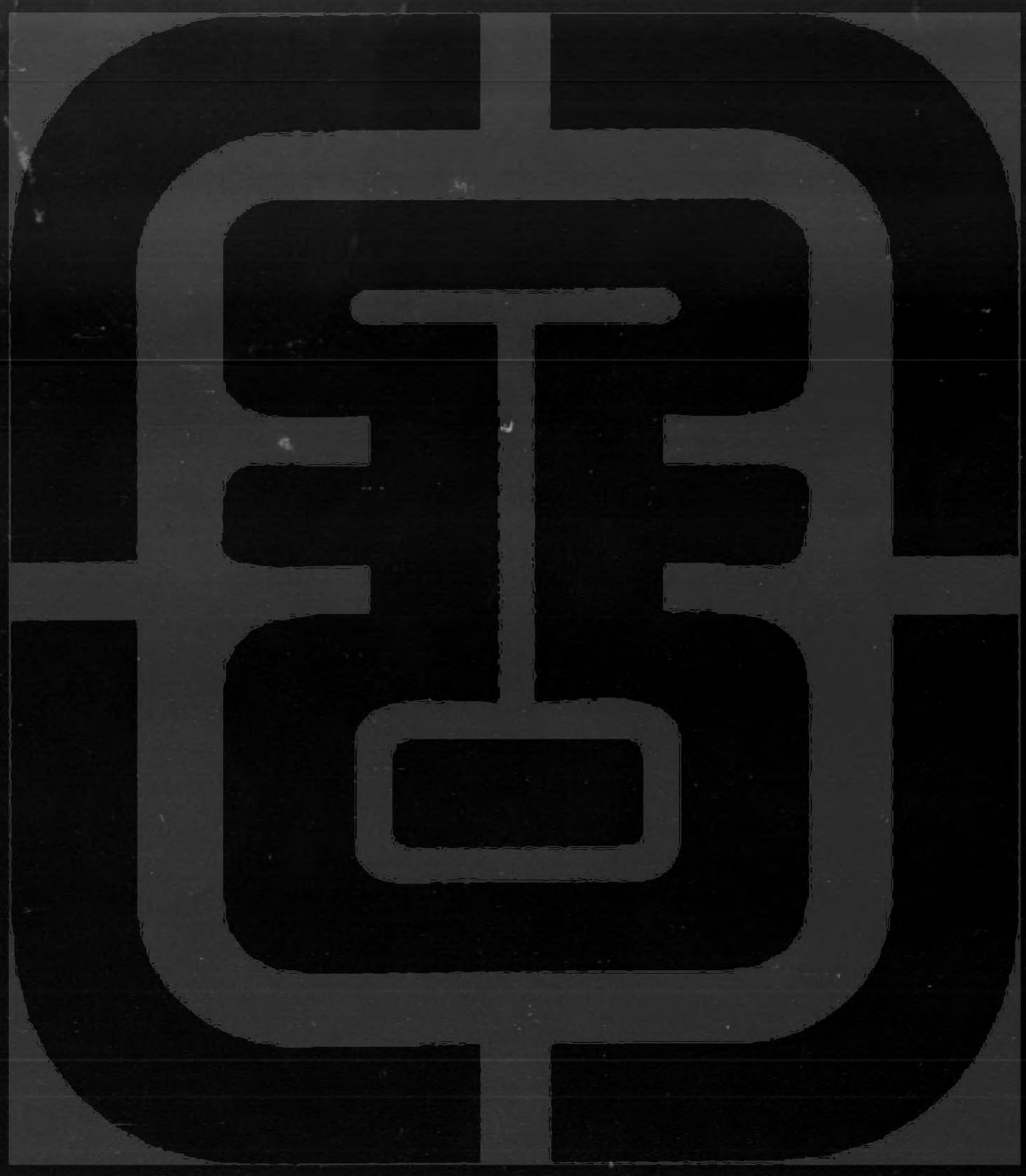

畢懶庵教外別傳序

懶庵居士系出新安僑居
茂苑與德雲蘭若如珪上
人素相契也懶庵專心禪
學研究有年于向來公案
靡不別開生面加以頌言
以真機直指一冊業付剞

北京圖書館藏

剛以行又念世之爲流弊
衲逐隊談禪而不肯以一
念真修勤求實得更有爲
外別傳八卷以勸諸方亦
云勤矣身沒之後七年有
同里由子甘君助資與珏
公同志者凡悔岩復謀授
梓來求序于易亭予初未
学禪其于斯道未之有得
不知爲不知其可以門外
漢輕贅一言以違聖訓哉
然竊思一念真疑一語匪
徒釋子之當然亦至儒所
宜盡心也即如孔門弟子

孟氏之徒曷嘗不因其所
疑而審問于師以求寔得
乃今之學者心粗氣浮以
耳爲目其于典籍汨沒舊
聞憂不加之思辨致以訛
傳訛所失良多或至共談
心性事理茫然而槩指其

門爲美端德之不修業之
不進至未見其得也予故
序懶庵之作而不覺有感
于心焉雖然兩家之旨判
若天淵儒者當博極羣書
而佛教則不留一字懶庵
既勤于示衆而有此葛藤

予奚敢火上添油以貽訊
後者亦惟是自伸其說而
終委其道于不知是即可
為知道也矣甲午冬日八
十一老人易亭楊无咎書

楊无咎印 易亭

畢居士傳

居士諱齊字紫嵐別號懶菴歙
望族也少豪舉以通雖投之武林
寓僑舍閱金剛般若經恍信佛乘
後閱祖師語錄乃發疑語余云
若非先閱般若經則祖師禪語

幾不住矣者堂頭教看南泉彩
猫以案久之間有僧見諸
堂頭機不可遏無不深許之矣又
教以澌除習氣為得後工夫功而入
馬首山無見主住羊庵山居床於
士面居士以機語相見惟喚而已居
士整馬明日整衣冠禮拜主住指
以昨日所言無一語相應告之示以
第法歸一一仍何支話頭久後參
相依教月其親人訪真必拉之返
老住曰但歸只工夫徒一即如與我
同住居士歸工夫綿密行止俱忘

如是五載偶閱嚴頭語大悟法見
老僧相視而笑僧曰始知吾不欺汝
也居士為語余曰吾非見先師確是
和尚幾与世諦流轉矣按確愚
和尚已于當時以稱大宗匠變易法
見虎逐鹿而懼乃曰得法後懼心
猶存何以敵生死乃後參諸方不同翻此山居
年而大悟出与諸方不同翻此山居
不復与人通往來云居士既悟將制
為和尚曰吾儒以見大異時流說
法与世抵牾宜招謗訕居士稟教
以俗衣冠居僧舍其拯此至不輕

啓齒戒律精嚴晝絕日瞑坐惟閉則
答應卧不夢者二十年居恬雅支
硎山德雲菴最久體羸弱恒病丁
亥年十月病劇卧三日至十四日子
时卒壽五十五四菴師諱照晟字
如瑤以道相契死收其骸遣去數
郡道友天平山畫凡時嘗西師
先梓其眞揆至指仟世至甲午
秋如瑤師商訪由子甘天復以
別傳錄八卷付之剞劂焉居士最
不喜人成釋打七謂爲知見求遠
故非仄孰芾爲也不喜人說淛

陳習氣玄平說至理禪解摽語
頭宗以後高峰石外諸禪德出
形深惡而痛絶者居士既別歛其
後室人至樓居則居士六樓面之
樓六居則居士上樓面之子病篤
將長教以般若及長眷屬哭之居士

反勸止焉人曰若子已不哭何反止
他人哭居士向余言此輒自笑云妻
已舅爲續娶以逕宗祧且曰甕弛
多勞爾給居士柿許曰吾不能
爲此也以營室人人三度來勸安
余与居士道合而悴養不及妄受

教焉人傳居士遺言義利其大者當
以叙屬羅居士余謂欲後之慕傚
居士者有以考其詳宜莫若傳遂
為傳之如此
野眞子曰余觀居士所著書第以
眞參實悟諄諄示人蓋其生平苦
心余昔向居士言之居士深以為是
然則讀是書者於眞參實悟四
字深信不疑自六情進一旦靈珠
圭撥雖唐宋諸古德何以加焉則
居士若以不負矣
偈曰德雲菴中有大士眞參實悟

得波羅即將此法授學者參禪
便不入邪魔昨在雙光輝四靡
中間龍虎鬪前坡月六月人吹
玉笛分明唱出採蓮歌哩哩哩哩
哩哩哩墻頭掛薜蘿
者

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冬
上浣之日

新安羅鏡頓首拜撰

羅鏡頓首
拜撰

懶菴力勸高流異衲不可成羣打七逐隊談禪而必以一念眞疑參話頭故有眞參實悟二卷又恐高流異衲不決定於一念眞疑參話頭而猶被引成羣打七逐隊談禪故又有古佛金言二卷若遊戲三昧垂慈要覽乃是鼓舞高流異衲勇於一念眞疑參話頭故各一卷而止至於直指雜著二卷此則懶菴之長言短語高流異衲畧試披閱於一念眞疑參話頭不爲無助懶菴生平所得盡在此

八卷中伏望高流異衲依之而行獨是二乘闡提必不相信然懶菴已盡慈心非懶菴咎其他說心說性論詩論文諸方長老大有人在用懶菴不着是敘

康熙癸未仲夏之中旬新安畢奇紫嵐氏題於吳門之德雲精舍並書

翰林之印

總目錄

第一卷眞參實悟卷上
第二卷眞參實悟卷下
第三卷古佛金言卷上
第四卷古佛金言卷下
第五卷遊戲三昧卷全
第六卷垂慈要覽卷全
第七卷直指雜著卷上
第八卷直指雜著卷下

共八卷卷首有總敘一篇

目錄第一卷 眞參實悟

南嶽讓禪師甚麼物恁麼來
藥山儼禪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龐居士下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洞山价禪師無情說法話
香嚴閑禪師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
漸源興禪師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疎山仁禪師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長慶稜禪師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保壽二世禪師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
香林遠禪師是甚麼
朗上座北斗藏身裏
雲蓋鵬禪師拄杖子話
投子青禪師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話
天衣懷禪師三不得話
瑞鹿先禪師風旛話
雲峯悅禪師大家相聚喫茶齋若喚作一茶齋入地獄如箭射

黃龍南禪師臺山婆子話
慧林本禪師如何是這個法
報本元禪師三關話
如菴主東山水上行
保福權禪拳頭話
草堂清禪師風旛話
華藥朋禪師像讚
張居士末後句
眞如方禪師庭前柏樹子
劉居士香至王問波羅提尊者話
雪峯圓禪師野狐話
慈受深禪師倩女離魂那個是眞底
黃龍新禪師拳頭話
九峯廣禪師興化打克賓維那話
廣福尚禪師斬猫兒話

懶菴奇畢居士別傳錄卷之一

眞參實悟卷上

甚麼物恁麼來

南嶽讓禪師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契悟。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污染卽不得。祖曰。秖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師於是執侍左右一十五年。

懶菴曰。六祖之時。禪門初盛。並未有參話頭之說。

然看南嶽得悟恰似參話頭一般你看祖問甚麼物恁麼來南嶽答不得經八載纔答得因知八載之中日日疑著甚麼物恁麼來可知而今高流異衲還有要實悟甚麼物恁麼來麼但用一念真疑自然參透切不可知解一落知解則萬劫無參透之期何謂知解如甚麼物恁麼來六祖乃謂虛靈之本心却無別指南嶽不能直下悟去所以無語經八載始悟遂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遂問作麼生嶽乃道說似一物即不中謂此虛靈之本心無物可比祖見他說得有來歷反徵詰道還假修證否嶽便答修證則不無污染即不得謂此虛靈之本心不可污染雜念起時便削除之若不削除則污染矣祖見他真個得悟所以道秖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這便是落知解之談所謂說時似悟對境還迷高流異衲你道這般知解還了得生死脫得輪回麼既不能了生死脫輪回須是當人真參實悟始得何謂真參實悟如甚麼物恁麼來但用一念真疑時時刻刻自問自道這是個甚麼道理如何是甚麼物恁麼來除此自問自道外再無第二念雜於其間若果如

此自然有日。築著磕著。一築著磕著。便識甚麼物恁麼來。乃是吾隨身之三昧。這便是眞叅實悟也到此生死了。輪回脫。豈知解者所能測其大千之一毫耶。高流異衲。諦聽諦聽。

若有人問懶菴。甚麼物恁麼來。意旨如何。答曰。黃鶯追白蝶。撞著花猫兒。頌曰。甚麼物。恁麼來。巍巍獨步上高臺。純金世界如雲涌。笑看虛空脚下埋。

叅。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藥山儼禪師叅石頭。乃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不契。又叅馬祖。亦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大悟。

龐居士叅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士雖豁然。猶未徹證。又叅馬祖。亦問。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再向汝道士於言下大悟

懶菴曰此時禪門鼎盛亦未有叅話頭之說然看藥山龐居士亦恰似叅話頭一般蓋古人專心辦道並無邪知邪解堆於胸中故於此處叅不明便於彼處叅明也今時人不但不肎專心辦道又且邪知邪解堆滿胸中縱叅百千萬個石頭百千萬個馬祖亦不能了當何況而今主法者道眼不明徒以成羣打七逐隊談禪之世諦乎見識愈精去道愈遠是邪知邪解之中又加其邪知邪解者也

可不哀哉懶菴力勸高流異衲不可成羣打七逐隊談禪而必以一念眞疑叅話頭者乃是懶菴一片婆心切莫孤負也

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震聲曰道甚麼頌曰左觀不是右看還非迎來送往眼睛上堆若又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即舉杖作打勢曰是他頌曰知非知識非識豎窮三際無踪跡盡夜謳歌恰是他天明但見花狼藉若又有人問懶菴馬祖道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

眉瞬目者不是藥山從此得悟意旨如何答曰封了絲籠市裏揭就中濟濟一團空頌曰高高下下東東西西粗粗細細密密稀稀若又問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再向汝道居士從此得悟意旨如何即起身拱手曰請看頌曰一口吸盡西江水黿鼉魚鼈總在裏擺尾搖頭任意遊相逢都唱囉囉哩叅

僧問忠國師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嘗說熾然說無間歇

洞山价禪師叅溈山乃問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乞和尚指示溈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又叅雲巖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談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述偈曰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

處聞時方得知。師辭雲巖曰。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秖對。巖良久曰。秖這是。師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猶涉疑。（難得此疑。不然。安得有過水覩影之大悟哉。）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直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不以少得爲足。底樣式也。彼時雖未有叅話頭。然與眞叅話頭無異。高流異衲。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無情說法。便打。頌曰。無情說法。滿空流。語句琅琅韻不休。意網裂開纔聽得。心珠捧出始知由。千般喻。不能儔。笑倚闌杆自點頭。叅。

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

香巖閑禪師叅溈山。溈問。我聞你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溈山說破。溈曰。我若說似汝。汝

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眞大丈夫兒。退步知非。而今禪流。若能如他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單提話頭。吾保個個俱到一擊忘所知矣。然而今禪流不信也。哀哉）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遥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斷文字。絶知見底樣式也。眞叅話頭。無逾於此。高流異衲。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答曰。塞破汝口。頌曰。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不相宜。明月抽開骨。清風剝去皮。叅。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漸源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撫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

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便打。吾歸院。謂師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於村院。經三年。（無一日不疑可知）後忽聞童子誦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豁然大悟。遂焚香遥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作麼生。答曰。道即失。頌曰。道即失。赫如日。道得不相干。不道橫荆棘。直須撞碎髑髏前。纔見尾巴拖到地。叅。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疎山仁禪師聞大溈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乃特入嶺。到時值溈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溈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溈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後聞明招出世。徑往禮拜。招問。甚麼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溈否。師曰。曾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大溈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師却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拈曰。却使大潙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大潙元來笑裏有刀。遥望禮拜悔過。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尋訪明師不憚跋涉底樣式也。雖然如是。在疎山當時則可。在而今高流異衲。則斷斷不可。何也。當時列刹相望。都是金毛師子窟。而今亦列刹相望。却盡變爲野狐穴矣。爲高流異衲計。只有一念眞疑叅話頭之法。宜時時莫捨。刻刻莫離。不然。再無第二法能了汝大事矣。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答曰。耳聾聞妙曲。眼瞎見佳人。若又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曰。照顧鼻孔。頌曰。簇新一統玉封疆。說甚三皇及漢唐。夜夜月明遮不得。由來身卧月中央。叅。此頌須實悟始得。切不可知解道。斯乃形容其心淨耳。如此知解。萬劫無實悟之期。既不知解。合作麼生。曰。只用一念眞疑而已。凡懶菴語頌。俱不可知解。諦聽諦聽。

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長慶稜禪師叅靈雲。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於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個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有偈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

宗。拈起拂子劈口打。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辦長遠心底樣式也。因合掌讚曰。豎起脊梁鐵。眞叅生死禪。蒲團七個破。數夏二十年。不期剛湊巧。大悟在捲簾。高流異衲。取法亦然。看他不是一番寒徹骨。爭能得性月湧心田復曰。彼時有靈雲。雪峯。玄沙。諸大宗匠。猶且叅二十年。坐破七個蒲團。況而今正法平沉之時。單單只靠一念眞疑而叅。若不辦長遠心。安能有性月湧心田之期耶。高流異衲。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答曰。好看。頌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呵呵大笑。載在一船叅。

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

寶壽二世禪師。在先寶壽爲供養主。一日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諸方叅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閒禁冬不禁夏。汝且做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闞闞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一人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

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眞是人天眼目。而今之世。其人天眼目者。誰耶。哀哉。）師便禮拜。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浩浩紅塵中叅得禪底樣式也。復曰。看他大悟。去見寶壽。未及出語。寶壽如何便識他道。汝會也。不用說。這個境界。可是而今成羣打七。逐隊談禪之所能測度耶。非眞具人天眼目者。不能辨別也。高流異衲。卽此可以生深信心。卽此可以一念眞疑而叅話頭矣。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答曰。脚下過也。頌曰。水響琴中聽。山深畫裏看。莫將詩句會。字裡舞金圈。叅。

是甚麼

香林遠禪師在雲門爲侍者。門常喚遠侍者。師應喏門卽曰。是甚麼。如此者十八年。一日。忽大悟曰。我會也。門曰。何不向上道將來。師復侍三年。然後辭去。

懶菴曰。此又是第一個辦長遠心底樣式也。但悲而今無雲門老漢爲之師。請卽以話頭爲雲門老漢。以時時一念眞疑。刻刻一念眞疑。爲親近雲門老漢可也。高流異衲。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雲門道。是甚麼。意旨如何。乃起身

作舞曰會麼不會請力叅話頭此處無你卜度分也頌曰說色非關色談空不是空有口道不得拔劒舞秋風叅

北斗裏藏身

朗上座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遂造雲門門纔見即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偈曰雲門聳削白雲低水急流魚不敢棲入戸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於是大悟便禮拜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答曰往下覷頌曰蜻蜓點水如文句蝴蝶穿花似錦聯拈放氷壺通是韻時時現在脚跟前叅

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雲蓋鵬禪師叅雙泉泉令克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你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筯便撼師於是大悟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答曰走如何是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

拄杖子。答曰。飛。頌曰。夜明簾外珠千顆。晝錦堂中玉一窩。拄杖有無如繪出。不風光處也風光。叅。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投子青禪師叅浮山。山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得悟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山掩其口。師卽大悟。遂禮拜。山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亦須吐却。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叨叨。我卽便嘔。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如何得悟。其旨如何。答曰。列在面前無縫罅。成羣逐隊過錢塘。頌曰。休休白雪雕成白玉鉤。逢橋下馬遇水登舟。風聲掃地阿誰收。寒山携拾得。一笑一堆愁。叅。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天衣懷禪師叅雪竇。入室次。竇曰。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竇便打出。如是者數四。（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大悟。有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無言勘破維摩詰。竇聞拊几稱善。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恁麼也不得。答曰。看即有分。如何是不恁麼也不得。答曰。聽即有分。如何是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答曰。行住坐卧俱有分。頌曰。赤體無依方是富。渾身珮玉始爲貧。終朝坐在明窓下。富富貧貧樂殺人。叅。

六祖到法性寺。寓止廊廡閒。暮夜。風颺刹旛。聞二僧對論。一曰。風動。一曰。旛動。祖曰。可容俗流得預高論否。直以非風旛動。仁者心動。二僧聞之竦然。

瑞鹿先禪師叅天台。台導以非風旛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從此悟入。後示衆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瑞鹿終不自肯。所以爲大丈夫。）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所。（這纔是眞叅。）千日之外。一時之中。物不礙膺。讐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這纔是實悟。）乃述頌三首。一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曰。非風旛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到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眞是好知音。二見色

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已曰曠大劫來秖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意旨如何答曰這個且置你還識懶菴麼待伊擬議即便推出頌曰一點兩點千萬點點點飛來停在眼格外真機豈等閒大似晴天遮雨傘

大家相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

雲峯悅禪師參大愚值愚陞座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家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便過翠巖求指示愚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亦奉命爭罷復造方丈愚曰堂司缺人今以煩汝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受之不樂一日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大悟頌見愚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愚迎笑曰

維那。且喜大事了畢。（眞是人天眼目。而今之世。具人天眼目者誰耶。哀哉）師再拜。不及吐一詞而出。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粗事無妨正好參禪底樣式也。復曰。看雲峯大悟後。走搭伽黎。上寢堂。未及出語。大愚如何便識他。却迎笑道。維那且喜大事了畢。這個境界。可是而今成羣打七。逐隊談禪之所能測度耶。非眞具人天眼目者。不能辨別也。高流異衲。卽此可以生深信心。卽此可以一念眞疑而參話頭矣。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大家相聚喫莖齋。若喚作一莖齋。入地獄如箭射。意旨如何。答曰。淡墨畫猫兒。見者盡喝采。頌曰。大地騰空作舞。徧空落地唱歌。此事明明歷歷。不離兩眼角窩。參。

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趙州。州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州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州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黃龍南禪師依泐潭。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

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煆則流去。（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叚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黃龍若無雲峯）爲道友。竟無救處。而今之時。安得有雲峯之道友耶。哀哉。即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謁福巖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甚矣。退步知非之難也。黃龍爲雲峯激發。即造石霜。而中途又轉念謁福巖。爲巖書記。若非時節因緣。慈明補處。則黃龍又何由復造石霜乎。甚矣。退步知非之難也。況而今正法無人之時乎。哀哉。）既至。見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至此纔退步知非。然終是雲峯激發之力也。不然。黃龍安肯遽氣索耶。）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畧。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

加答。至此纔能所亡。知解絕。懶菴寄語高流異衲。若非能所亡。知解絕。則不能入道也。諦聽諦聽。

次日又詰。明詬罵不已。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踧踖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黃龍若無慈明爲法師。如何有大悟之日。而今欲求如慈明者。杳不可得矣。哀哉。呈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後來退步知非。復參話頭。而得實悟底樣式也。今時或有分座接物。名振諸方。還能如他之退步知非者乎。若能退步知非。則高出黃龍一頭地矣。何也。蓋爲舉世無慈明。爲之師。舉世無雲峯。爲之友也。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答曰。你看懶菴鼻孔還在麼。頌曰。個裏橫鋪教外禪。老婆勘破露連環。水晶宮裏稱天子。別是人間一散顛。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僧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州曰。我不將境示人。僧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眞如方禪師參瑯琊。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

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玕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煖。一覺到天明。玕爲之善。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答曰。句裏帶播槌。敲東又擊西。頌曰。坐定金鑲七寶舟。珠帆扯起任遨遊。般般都是西來意。一笑禪飛玉海浮。叅。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末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這個法。秖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慧林本禪師叅天衣。衣舉天親公案。令究如何是這個法。師究久之。竟悟。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這個法。卽舉手答曰。吾常於此不離。頌曰。日閒百雜碎。夜裏一圓明。自訝呵呵笑。丹青畫不成。叅。

香至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者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者曰。

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者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談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之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

劉興朝居士謁慧林冲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居士終不自肯所以爲大丈夫又謁韶山杲杲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一念眞疑而參則無是患也後謁智海逸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知覺向外馳求轉疎轉遠一夕入室逸舉香至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士不能對疑甚古聖眞參曾未有不因疑而得實悟者但分正與邪耳正則眞疑而參邪則胡思亂想也諦聽諦聽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閒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這些說話實悟時知未實悟時不可論量論量則被所轉而不能一念眞參矣諦聽諦聽忽憶韶山所囑之言姑

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逸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士曰。莫要踐履否。逸厲聲曰。這個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士默契。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士大夫叅得禪底樣式也。願在道士大夫。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見性是佛。答曰。打破乾坤界。光明照十方。若又問。究竟如何。曰。極樂國中留不住。却來濁世碾泥沙。頌曰。頭上有綵春艷艷。身邊無縫月堂堂。文章不用金錢買。攤在峯頭鬬一場。叅。

黃龍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

報本元禪師叅黃龍。時英賢四集。師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又視其脚曰。寧有道理。而云似驢脚。知吾家潮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之竟大悟。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一念真疑叅話頭。而得實

悟底樣式也。凡一切話頭。皆宜如是一念眞疑而
叅。高流異衲。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人人盡有生緣。居士生緣在何處
答曰。猫兒戲老鼠。若又問。我手何似佛手。曰。錯。我
脚何似驢脚。曰。錯。頌曰。我手何似佛手。伸開百寶
俱有。殷勤撒與世人。直得虛空倒走。我脚何似驢
脚。行來步步踏著。踴出三千大千。眉毛莖莖墮落。
人人盡有生緣。陣陣飛花滿前。恰似罔明彈指。女
子出定忘言。上座生緣在何處。樹上桃兮泥裏芋。
摘來掘起供堂中。八寶七珍都撥去。黃龍三關環
珮珊珊。我今頌出。山高水灣叅。
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不落因果。又何曾
墮野狐來。○百丈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
日衆退。唯老人不去。丈問。汝是何人。曰。某非人
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
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
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
丈曰。汝問來。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曰。
不昧因果。老人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
雪峯圓禪師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有二僧論野狐。

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竦然。竦然者。悟道之機。可見時時爲此事也。因詰積翠菴。渡澗大悟。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櫪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見爲之助喜。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這二僧恁麼道。還具眼麼。答曰。具眼。莫不具眼麼。答曰。不具眼。居士爲甚麼隨語轉。請緇素看。答曰。是是非非都掃盡。他家紅日湧天關。頌曰。劒戟相交勢未休。新羅各站統山河。懶菴放箭從空落。彼此封疆一網收。若又有人問。秖如百丈公案。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答曰。好與二十棒。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答曰。好與二十棒。居士爲甚麼緇素不分。答曰。爭怪得懶菴。頌曰。不落不昧。令人叵耐。墮野狐身。被這個礙。脫野狐身。被這個礙。慙愧百丈太無端。十字街頭做勝會。叅。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

如菴主依法眞。只教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話。久之竟

大悟。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答曰。大雨傾盆遮不得。紅輪燄裏笑翻身。頌曰。東山水上行。晝夜不曾停。開眼仔細看。蚊虻咬鐵釘。參。

倩女離魂那個是眞底

慈受深禪師出世住資福。屨滿戸外。佛鑑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旣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秖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難得此赧。赧乃轉念之機。所以後來退步知非也。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菴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慈受若不退步知非。自陳請益。卽佛鑑亦無如之何。唯默置之而已。況而今正法平沉之時。諸方長老。個個揚揚得意。以正爲邪。以邪爲正。尚可與之言無上道耶。哀哉。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方得實悟。呈偈曰。秖是舊時行履處。等閒舉著便諸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梅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開堂長老。退步知非。復參話頭而得實悟底樣式也。而今諸方長老。還有如慈受之退步知非者乎。有則卽請一念眞疑。參話頭。不可往馳聲走譽處。問如何若何也。何以故。蓋

爲諸方無佛鑑其人。堪爲請益耳。願退步知非者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倩女離魂。那個是眞底。卽仰面看天曰。因頌曰。穿衣喫飯恁麼過。閒行靜坐這般休。有人觸著便嗔發。寶劒一揮天地秋。叅。

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

保福權禪師依晦堂。只力叅拳頭觸背話。久之。竟大悟。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答曰。還曾喫飯麼。頌曰。一二三四。四三二一。順數倒數。總數不出。數得出。飛上壁。拈來放在海當中。百萬神龍無處覓叅。

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

黃龍新禪師叅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畧領解。然尚談辨。無所抵捂。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個安樂處。至此纔退步知非。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

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乃大悟。走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甲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

懶菴曰。死心二字。悟道之門。因合掌讚曰。死心叟。死却心。死却心來徧地金。死心不是將心死。若將心死落空矣。阿呵呵。古往今來一筆勾。意想識解都掃盡。單單一念眞疑搜。死心渠是如此死。如此死心心離窩。心離窩。妙無比。活鱍鱍兮光徹底。我今合掌讚死心。三千世界齊飛起。

若有人問懶菴。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即近前擒住曰。速道速道。待伊擬議。即與一拳。頌曰。觸不觸。眉毛貶向無生國。背不背。十字街頭解布袋。劈面當機恁麼來。和雲和雨上高臺。風細細。滿襟懷。燕子啣泥去復回。參。

風旛話 觀前

草堂清禪師參晦堂。堂示以風旛話。久之不契。一日堂問。風旛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和尚方便。堂曰。子見猫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然後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

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不失一也。（眞大慈大悲大善知識。這便是一念眞疑底絕妙註解。諦聽諦聽。）師從是屏去閒緣。（眞大丈夫兒。便退步知非。）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呈堂曰。隨隨隨隨。昔昔昔昔。隨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便是這個賊。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風旛話作麼生會。答曰。如是我聞。頌曰。金童度曲非關舌。玉女彈琴不是絃。兩耳聞來無閒歇。萬花飛集滿空旋。參。

興化一日謂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曰。總不與麼。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次曰化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九峯廣禪師初參雲蓋智。乃問。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秪是你不知落處。又問洞山文。文曰。你意作麼生。師如前打一坐具。文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答曰。赤手揭開天地轉。髑髏前驗始方知。頌曰。恰似

龍頭蛇尾。還如鳥嘴魚腮。日日相逢不識。奇花片片飛開。叅。

像讚

華藥明禪師。依寶峯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峯自題像讚與之。讚曰。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恠石現。綠水光中古木淸。噫。你是何人。師雖禮受。却亦不省。至焦山。山見讚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讚。山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秖作境話會。師於言下大悟曰。元來恁麼地。山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山曰。善自保任。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乃畫㊀此相示之。如何是白雲影裏恠石現。綠水光中古木淸。乃畫㊁此相示之。雖然如是。切不得作心性會。頌曰。上不在天。下不在地。鐵眼銅睛覷著。粉碎。叅。

東西兩堂爭猫兒。南泉遇之。白衆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歸。泉舉前話。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泉曰。此子若在。卽救得猫兒也。從容錄。寃屈南泉又寃屈佛日。哀哉

廣福尚禪師叅覺印。乃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呈頌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鷓鴣守空池。舉末絶。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答曰。徧界血流無影跡。等閒觸著露尸骸。頌曰。點著通身白汗流。烏龜騎馬鼈騎牛。石人脚踏泥人背。泥人手按石人頭。如斯異事眞希有。畫向當陽第一樓叅。

德山。一日因飯遲。拓鉢下法堂。雪峯曬飯巾次。見之。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聞喚頭去問。汝不肎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山便休。明日升堂。果與尋常不同。頭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如是。也秖得三年活。山果三年示寂。

張無盡居士因按部過分寧。宿兜率。與率坐至夜深。

論及宗門事。率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士曰。疑德山拓鉢話。（難得此疑。不然無實悟分也。）率曰。秖如巖頭道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士曰。有。率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眞大慈大善知識。大悲。）士一夜睡不穩。（一念疑而終可知。）至五鼓下牀。觸翻溺器。乃大悟。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囝。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秖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率曰。贓在甚處。士無語。率曰。運使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士遂舉前頌。率曰。參禪秖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細微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眞大慈大善知識。大悲。）因作偈證之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

懶菴曰。此又是第一個士大夫。參得禪底樣式也。願在道士大夫。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秖如巖頭道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答曰。玉碗盛來香弄色。金鉤掛出艷生花。頌曰。拓鉢因緣奇復奇。團團都是妙摩尼。徹底見。絕思

惟魚蝦蚌蛤騰空去留得氷盤在玉池抛開又攏
捏合還離如斯頌出休知解不是人間詩與辭遂
高聲曰還識德山巖頭父子麼叅